

# 幸福阶梯

叶正聆著

爱情可以呼叫转移，幸福却无直达电梯。就算幸福遥不可及，至少可以步步接近。

# 幸福阶梯



叶正聆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阶梯/叶正聆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399 - 3493 - 8

I. 幸… II. 叶…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5955 号

**书 名** 幸福阶梯

**著 者** 叶正聆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石 颖 萧 盈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文 一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214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493 - 8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序 1

「一」 爱情股票 5

九十年代中后期 7

一九九八年夏天 10

一九九八年秋天 16

一九九八年冬天 25

一九九九年春天 35

一九九九年夏天 55

「二」 威士忌加冰,犹如浓爱的清醒 75

一九九九年秋天 77

一九九九年冬天 90

二零零零年春天 109

二零零零年夏天 126

二零零零年秋天 137



## 目录

二零零零年冬天 151

二零零一年春天 161

二零零一年夏天 178

二零零一年秋天 189

二零零一年冬天 198

### 「三」 冰之源泉,始于水,也终于水 209

二零零二年春天 211

二零零二年夏天 222

二零零二年秋天 243



## 前 序

上海西区，望屏别墅。

这是一座东方园林似的三层式别墅。每个星期，这里都会迎来一对新人享受他们的两人世界。这次，是刘铎和他的妻子青水。

星期六晚上，在“连接上海”的“缘廊厅”内，刘铎和妻子青水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后，新人和他们的亲朋好友都由专车送到望屏别墅里闹洞房——一个传统的婚礼压轴节目。晚上十点过后，亲朋好友都回去了，留下他们两个人。

他们从楼上的卧室走到了客厅。虽然别墅不是他们的，他们也许很难拥有这样的豪宅，但是，他们是完全带着一种欣赏的眼光来看这个精心布置的空间。这样的房子，如果没有人，再怎么布置，也只是房子，但有了人，就是家，虽然刘铎和青水只是这里的一日一夜之客。

望屏别墅的布局不同于一般的家庭。因为是专为新人准备，所以在设计和摆设上更注重文化和内涵。客厅中央是连接一楼和二楼的楼梯。楼梯旁边是一架白色的三角钢琴，琴上摆放着匠心独具的纸雕童话装饰。正开着的百合，五颜六色的小摆饰，它们柔和地与白色钢琴交相辉映。钢琴旁边是一条波西米亚风格的地毯，踩上去软绵绵的，并且有不同色彩的光从顶上的灯里照射下来，地毯上放着两个垫子。正对钢琴的是一张欧式贵族沙发，全身躺在里面犹如坐在小船上，被温暖包围。沙发旁边是一套演唱设备，可以在歌曲库里选择自己想唱的歌曲献给最爱的人。墙上有十来幅经得起推敲的画作，最大的一幅是凡爱克十五世纪的作



品《婚礼肖像》，画的是获有骑士称号的商人与他的新娘在新婚之夜海誓山盟的情景——这幅应景的画使刘铎心都温暖了。视线离开这幅画，刘铎和青水又看到大野洋子为其丈夫约翰·列依画的充满快乐色彩的《达科他的日子》。在这幅画的旁边有一扇小门，他们走了进去，一开灯，又是另外一种景象：蓝色的灯光下，正对着门的墙上涂着大海的图案，赋予有限的空间以无限的遐想。其他三面墙上陈列着许多对知名夫妻的照片和介绍，有大野洋子和约翰·列依十一年婚姻的幸福时光，有林肯和叶塞宁跨越国界、年龄之爱，有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皇后陈云裳与丈夫汤于相濡以沫五十多年的伉俪情深……

刘铎和青水的眼前满是这些古今中外相依相伴的影像。房间正中是一个可爱的丘比特雕塑，正淘气地看着刘铎，他的心里有阵阵感动。

又回到客厅，他忽然觉得这所房子非同一般。特别是当他看到青水对这神秘房子投以赞许的目光，更觉得自己的新婚之夜不虚此行。他在许多年前出过一场车祸，从此告别曾经心爱的人，之后在轮椅上度过了好几年，直到认识了青水。通过青水的帮助，他决定去动手术，并且获得了成功。虽然现在他走路时还是有些不稳，甚至有时还会有痛的感觉，但是他已经很满足，因为是青水让他明白了什么是最宝贵的。他想娶青水，可总觉得办婚礼有点儿俗气雷同。当他看到望屏别墅这一婚礼企划时，就参与了进来。现在，他看到青水快乐地坐在琴凳上敲击键盘，时而在地毯上走来走去，时而又躺在深蓝色的圆形沙发上冲着他微笑时，他所有的心结都解开了。

他们上了楼，回到了山茶花点缀的卧室。

第二天，他们的节目同样丰富：清晨，在屋顶花房的长椅上品尝由专人服务的早餐。然后漫步花房，丁香、山梅花、向日葵，各种花朵缤纷烂漫，还可以在专人的指导下亲手浇水。花房不大，走个来回不过几分钟，但幽静如此难得，在枝叶扶疏下别有一番滋味。在花房的老式扶手椅旁，有几本书供人翻阅，并且有茶可以品尝。离开花房，下到二楼，有一间私人放映厅。刘铎和青水坐在红色的座位上，他们选择了一部叫《北非谍影》的老片。中午，在二楼另一间房间里，他们享受了美味的西式午餐。午餐过后，他们走到了另一间房间，它有一个日式风格的阳台，简单精致，可以看到外面的绿地。房间里有棋，有书，有一张很大的书桌，书桌上有一张写有“百年好合”的书法帖和一台老式打字机。打字机里已装有纸，青水打了“I love you”，笨拙的敲击突显出她的可爱。书桌旁，是一个

褐色酒柜，里面放着不同种类的酒，如芬芳型酒、果汁型酒，他们可以任选一种酒品尝，并且可以打开窗台边的老式留声机，这时，七十年代的 Billboard 榜上的歌曲一一倾出，他们就在歌声中走回了白色半透明落地窗帘涌动下的阳台。这样的下午，以阳光揭开了新的序幕。

黄昏时分，他们去三楼的游泳池。游泳池的屋顶是透明的，夕阳照射进来，给两个人抹上了一层金色。游泳完毕，他们又回到了卧室。他们在一起沐浴。这是一个音乐喷泉似的浴池，他们能在防水雾的镜子中看见自己与爱人的身影。浴池边有一束鲜艳的红玫瑰，青水把玫瑰花瓣一片片放进水中，刘铎又把玫瑰花瓣一片片揉在她的身上。

然后，刘铎看着青水坐在梳妆台前化妆。他一看表，已经快六点了。这一天，太快乐，有许多小意外，美丽却也难忘。青水因此而脸庞红润，笑若桃花。

当他们走下楼梯时，送客小姐正弹奏着《爱情故事》，另一位工作小姐迎上前，递上两朵蝴蝶兰。当他们走出大门时，一群彩蝶从他们身后翩然飞出，围绕在他们周围。工作人员忙出来为他们照相。彩蝶，新人，花团锦簇的小径，以及身后的望屏别墅，年轻的新娘快乐地叫了起来，让人觉得这里是最美的人间天堂。

他们到“连接上海”用晚餐，吃完后，婚礼企划和食艺园的主人小涟来到了他们面前，把下午为他们在望屏别墅拍的照片和录像给了他们。小涟知道他们既开心又激动，从此他们不仅是为浪漫之爱而活，更是为更富亲情的社会关系而活。

刘铎几年前曾是小涟的男友。虽然目前他已成为了月供房贷好几千的房奴，但是他有他的幸福，小涟也为他感到幸福。

小涟就这样送走了她婚礼新业务的第一对客户——一对不同寻常的夫妻。先生虽是个残疾人，却有能力和志气；妻子虽没有多大姿色，却有一颗难得的包容心。青水有一个腰缠万贯正在投资房地产的姐姐。她的姐姐是一个喜欢用金钱衡量别人的人，当得知妹妹要嫁给一个双腿不好的人时便大加干涉，并话中带刺。可贵的是，青水还是咬咬牙，嫁给了刘铎。

小涟虽然也有不少财产，但她明白金钱可以买到一些东西，却永远不可以买到另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所以她尽量地帮助他们，让青水把自己当姐姐。

小涟当初花每平方米八千元的价格买下望屏别墅的时候是看好上海西区的别墅市场的，但她在装修之后就没有怎么住过。而她也不想出租，她总想利用这个房子做出点儿事业来。于是，她别出心裁，想到日益火爆的婚庆市场。要做就做大，她无暇顾及细节问题，就聚焦于结婚第一天中最重头的“吃饭睡觉”问





题。她与婚庆公司合作，将新人的吃饭和洞房之夜交给她的公司操作。有朋友曾问她这笔生意是否划算，因为这样的别墅如果出租的话，每个月有三四万的租金。但是，她心里自有一笔账，任何生意都不是孤立来看的。她的饭店已经定位成比较高档的场所，一般食客是不接纳的，平时只接纳预订顾客。在周五、周六和周日也接纳婚宴顾客，用婚宴里所赚的钱去补贴新人在别墅中一个晚上的房间费用，这样比她出租房屋更划算。更何况，如果出租房屋的话，她连平时的使用权都没有，可是现在每个星期有一半的时间她可以自行规划。这份自由，不一定要牺牲。

有时，她可以将别墅出租给外企公司开会，她的价格不比宾馆便宜多少，但一定在宾馆的价格之下，并且提供免费的投影仪出租、会议文具用品和会议中的点心、饮料等。很多和她联系工作的外企白领都觉得她不像生意人，她说，也许因为我本身就是决策者，没有那么多事情要请示汇报，也不用害怕多给客户一点让利空间就会丢了工作，所以做起来更人性化。

有时，她在望屏的客厅里，独自开着叶形卷瓣灯，听着 CD 机里放出的“四季”乐曲，这音乐对她来说太熟悉了，自然界五彩缤纷的美感在音乐中一一展现。小涟喜欢这样的生活，这让她感到心灵的平静，没有俗事缠身的烦躁。可是，从前的她从没有想像过这样的生活。她的心中有一座桥，连接了一端的注定和另一端的无情。

过去是注定的，注定她会存在于这个年代，生存于纯净如洗的蓝天下，出现在那些朋友、爱人周围；过去也是无情的，无情到连微笑都总是面对暗喻和嘲讽。

小涟现在是联珐公司的总经理，文弱秀美的她，下面有三十来个手下。闲暇的时候，她会在十五平方米的阳台上一个人静静地冥想，回忆着从前的幸福和悲惨。

如何成如今？如何成自心？



## 「一」 爱情股票

---

C h a p t e r



## 「九十年代中后期」

爱与不爱只在一念之间，  
离别之后是否还能重逢。

上海某重点大学的毕业典礼在礼堂里热热闹闹地举行。应届毕业生聚集在一起，享受着校园最后的洗礼。小涟坐在人群当中，默默地看着台上校长做报告和学生代表做总结的场景。她是一个清瘦秀气的女孩，特别是那双大眼睛，永远都给人一种与世无争的淡然。四年大学生涯对她来说有声有色地一晃而过，要问这么长的时间里她得到了什么？那就是审美这个世界的能力。但是，她还没有真正地离开过校园，对她来说，今天的典礼犹如剪断与校园的脐带，带有某种慎重又不安定的味道。

她的男友方成是一个高大又英气十足的男孩，在另一所重点大学上学，也是这几天毕业。

同学们说他们是稳中有险的一对小恋人。两个人都个性强烈，有时能容忍对方到快要把对方融化，有时指责对方仿佛要永远决裂一般。

但是，好在他们从三年前走到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是现实中的天作之合。

上海东区一间寻常的房子里，小涟正在看电视。这是一套最普通的二居，典型没有电梯的上海老屋。矮矮的五斗橱，旧旧的棕绷床，灰色的写字台，脱漆的大衣橱，全是她父母当年结婚时的家具。小涟在这个早上听得见花园里老人锻炼



的谈笑声，晚上听得见居委会大妈摇铃声的房子里住了十多年。外面的世界与家里唯一不同的是陌生的距离感，这样的房子虽然陈旧，却温暖地伴随着她从求知时代走到了求职时代，让她的心事一次次如芽苞浮出水面，又悄悄地收合。大学刚毕业，她就在一家全球闻名的 AFR 咨询公关公司觅得总经理助理一职，并且已经上了一个月的班。在这个她生活了十多年的房屋中，她又要迎接下一个阶段的挑战。

她走向那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阳台，这种老公房里的阳台没有什么美感，只是给人们一个晾衣服和夏夜里坐在藤椅上看月亮的地方。小涟一直希望能拥有一个有黑色铸铁花纹的法式阳台，上面配一些精致的花草。门铃打断了小涟的思路。她打开门，原来是方成。她惊讶，因为他一向是个做事很谨慎的人，要见她的话从来不会突然出现，而总会精心地安排好地点和时间。他们是共同向往细水长流般爱情的情侣，任何一个不经意的举止都会碰触到对方的敏感神经。

小涟发现原本活泼洒脱的方成变得有点憔悴，他原本生动的眼神显得很落寞，白色衬衫显得有点宽大，明明是眉头紧蹙，可嘴角却努力堆挤起笑容。

她让他进了屋，急急忙忙为他倒了杯他平时最爱喝的饮料，可是他的笑容还是很勉强。

“你怎么了？我们刚刚毕业，你应该高兴才是。你暂时没有找到工作，我又不怪你。只要你一直努力画画，你的前途一定没问题。”

他看看她，眼神有点复杂。他是一个英俊的男生，无论什么都掩盖不住那双眼睛的晶亮。“小涟，你不要怪我。”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她欲触碰他的手缩了回来，停在半空，不知道该放哪里。

“我想，我不得不离开你，因为某些原因。”

“什么原因？”

方成看到了一个被重重打击后的伤心眼神，可是他不想再去安慰她了。

他不敢把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她，不是因为某些无聊的男性自尊，而是因为他希望自己替她做好最后的选择，让她免受权衡之苦。

“我的日本签证已经下来了，所以不出所料的话，我会在年底离开这里。如果真去了那里，我无法保证我们的感情会变成什么样，我更不能给你任何承诺。所以……”

“我知道你会去日本，但真有那么快吗？”

“是的。所以，如果我们还能好下去最好，如果有什么变化了，你不要

怪我。”

小涟茫然地眨着眼睛，“方成，你好像不是我所认识的你了，你那么容易向现实妥协吗？你去日本发展学习我没有意见，可是也没必要那么悲观啊！你不爱我了吗？还是，有别的理由？”

“小涟，你太天真了。你的天真曾经打动我的心，可是仅仅有美好愿望的天真是不够的。你就别问那么多了，我们还是好朋友，只是，你不要等我了。”

那么绝情的话从深爱的人口中脱口而出，让小涟觉得爱情真是一把可以伤己伤彼的双刃剑。

“方成，我刚刚拿到大学毕业证书，难道你也要给我发一张爱情毕业证书吗？”

方成听了，没有回答。然后走了，不动声色地，仿佛没有来过，留下那杯他没有喝过的饮料和小涟无法分辨的心意。

还是这间老屋，依然陪伴着她受伤流泪的心。她欢天喜地为这段爱情高兴的时候，老屋不语；她如此伤心痛楚的时候，老屋还是不语。老屋的窗户旧了，锈了，斑驳了，可是窗外还是看得见分明的太阳，那她的爱情阳光呢？

小涟一直以为，钱不是最重要的，比金钱更重要的是人的心灵和感情。

可是那年，方成为了去日本学习绘画告别了她，潇洒地去东京艺术大学里欣赏漂亮的银杏树。而小涟的身边还留有許多他为她画的素描图，时间的流逝让画作也一张张叠加起来，线条虽然会模糊，却成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如诗如画般爱情的见证。她依然忘不了他说分手的那天自己心痛的滋味。虽然他走了，但她还是常常独自回忆他们共同喜欢的一部日本电影：一个女子因为感叹生命太美而在樱花树下自尽。方成一直想把这种意境画下来，可一直没画成。

虽然临别时他对他们的未来那么悲观，可他还是给她不停地寄他在日本的作品。如此频繁地收到他的信让她甚至有种错觉，他们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她曾经收到过一个装有他在日本完成的作品的大包裹，有蓝色天幕下的富士山，有与小河细流相映成趣的圆拱桥。画影射着他对新环境的喜悦和新鲜感，每当这时小涟就会感到可惜，因为自己没法注视着它们从现实到画纸上的变化，只能在事后默默地细品。每当想到他身后那朱红绿砂藤黄的世界时，她总是拥衾无眠到三更。

醒来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是场梦。



## 「一九九八年夏天」

---

像往常的夏天一样，像每个普通人一样，  
她不知道会欲火尘嚣，只是像蝉一样，  
钻出泥土，换了一身新衣裳。

那年夏天，二十三岁的小涟在一次旅途中认识了人称“炒股大户”的三十岁男人迟永。迟永富有个性的举止和独特的经历引起了小涟的注意。

他常常拿着他的数码相机为他们拍照，然后用他儒雅的北方口音说着他在深圳炒期货炒 B 股被迫杀辗转四方的经历。

“九十年代中期时在深圳炒期货的存活率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五，汪洋中的鲨鱼最终还是会被人捕捉，你可以跑赢一场跑马，但你无法跑赢整个跑马场的每场比赛。有时候我就在想，我竟然还能活到现在，这简直是奇迹，很多当时和我在一起的人，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说起深圳，他有很多无奈的想法。那个城市能把人最初的浪漫全挤干，只留下最终图报的现实面。他不想一直待在那里，因为虽曾穷困潦倒，也曾飞黄腾达，但他与许多和他一起去的朋友永远失去了联系，他说那是他最想丢掉的回忆。

除此之外，他还很喜欢回忆大学时接受的美国式教育和那段满怀创伤的爱情经历：大学女友在他一九九六年回上海时就瞒着他嫁给了别人，成了“孩子他妈”。但是，他还是把她的照片珍藏在他的便携式电脑里。小涟想，他们的爱情一定光芒万丈，要不那么多年过去，肯定不会有如此持久的光辉映射在他心中。外表没有丝毫羁绊的他如一只飞鸟在天空中独行，可心头的爱却没有因孤独而凋零。在宾馆里，小涟看到了那些照片，那长发飘飘的女孩时而忧郁得惹人怜，时

而欢笑得让人陶醉，与一些时尚类杂志上的 Model 们并无二致。讲不清楚她到底像谁，但那股青春让眼光不低的她心底也赞叹。他也许太爱旧时恋人，所以把电脑桌面换成了数张她的拼贴照片。那个女孩足可以用明星气质来形容，可她确是他这个电影世界里唯一的明星。小涟想到了方成，他曾说她就像是十二月出生的精灵，如绿松石般质朴、典雅。他也有把她的悲喜哭笑融入他的画作。这些画虽然无法伴她天涯海角，但她欣赏的是作画的男人，就像迟永，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心灵的寄托。她看得出来，他的言谈中流露出一种清高，这种清高不在于话多话少，而在于说话语调中的自信感。

那次旅行虽然只有两天，可是小涟却感到迟永的眼神一直追随着她的身影。在嘉兴南湖的烟雨楼，他们从刘长卿的《南湖送别》谈到董其昌的《鱼乐图》；晚上，他们和一帮朋友去走山路吃夜宵，做心理测试题。他的回答巧妙而且反应极快，这也让小涟得出一个结论，多年职业炒手的生涯使他养成了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理念。他自己也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有点冷血，因为他所在的行业里，稍有不慎就会滑落悬崖。

小涟连股票开市闭市的时间都不了解，也不知道坐庄是什么，所以她也不像其他股民那样一见到他就问这问那。至少，看似腰缠万贯的他在表面上还是温文尔雅的，见不到一点恃财斗富的味道。

小涟觉得他太复杂，和他在一起虽然挺快乐的，但是他会猜出你心中所想，这就太可怕了。他说他精通易经五行，精通日本文化，精通心理学，精通美式英语。更重要的是他说自己阅人无数，笑看过太多激情的开始和悲伤的落幕。这些对大学毕业才两年，如温室中花朵的小涟来说，犹如盖满鲜花的沼泽，吸引人的同时一不小心便会万劫不复。

旅行之后，她也会飘忽地想到迟永的模样，想到他曾回答别人提问时的答案，但是她确信自己不可能和他再有见面的可能。那段时间，她爱上了读海德格尔的《林中路》，竭力想寻找书中所说的能到达林中空地休息的那条路，可是她不明白如何避免在林外徘徊，避免心为物役。

现在看来，她从方成身上得到的无非是浪醉的销魂和愁喜参半的激情。打保龄球时，广播里放着伤感的情歌，她实在很难不想到方成，生活的失味是难以回避的。有时，人软弱不堪，却还要选中目标去攻击。曾听说，在日本，最相爱的两个人一起自杀是很寻常的，他们大多害怕浪漫继续下去会变质，于是选择在风景如画的山岳周围双双离尘。她无法相信这是真实的，但是她欣赏名模希费的话：



对于感情，应该接受它的起落变化。

12

迟永曾说如果让 Titanic 片中的男主角不死，Jack 和 Rose 也不会继续好下去，因为什么事都有阶段性。小涟无法理解。但是，在那之后他常打来电话，他们也出去过几次。她只觉得他们可以“不计成本”地挥霍时间，这种多彩的休闲会浮光掠影般地残存在记忆中，但是小涟认为，这些记忆对日后的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

人越大，越孤单。

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在云都温泉的人造沙滩上席地而坐，他大谈当初宝延收购延中的风波以及北大和碧纯的关系，延中的股票是如何从六元飚升到三十，又是如何下跌的，还有几位大人物在这些故事中的纷争，好像他就是最清醒的旁观者。他又说，股票市场就是把钱从一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放的速度越快，对自己对人越有好处。小涟听得很吃力，只能笑笑地点点头。

他问：“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我的父亲做丝绸生意，我的母亲是退休干部。”小涟说。

他眼珠转了一圈，点点头，然后又转移了话题。

他说到他在大学里进修过日语，以及其他许多关于日本的事情。一提到日本，小涟就有点不舒服。夏天的燥热让她一想到方成就心烦意乱。迟永说，日本人喜欢新鞋、新车、新酿的米酒和任何新发明。对日本人来说，用过三年的车就成了旧车。她突然想到，三年？她与方成也认识三年了。她的脸上出现了不安之状。他问怎么了。她说，不用你管。他摇着头，无辜地说，你们小丫头的脾气就是这么难以捉摸。没过一会儿，他又为她点了一碗银耳汤。

她知道自己无端地发了小姐脾气，于是又露出灿烂的笑容说：“我有的时候想到一些事情，就会引起一些连锁反应，你别往心里去。”然后又问，“你很了解日本文吗？”

他说：“是啊。在大学时《挪威的森林》《万叶集》我都看的是原版的。在日本，允许和尚结婚，他们认为不允许结婚是不合人性的，因为他们是把宗教和性分开来看待的。”

看着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她满足地喟叹，她深爱着这种随意的气息。也许过了今夜，他去青岛工作，又会与她无任何瓜葛，但是这种温暖的感觉，她会保存于心底。